

續金華叢書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續金華叢書

題跋

跋范文正公與楊處士帖

汝南文正公之守越在落職守饒徙潤之後於時楊公適隱慈谿大
隱山中聞公蒞郡款門納謁是將進夫雉水之規而非欲要其區區
解榻之勤也閭隸抑不爲報公聞而遣書厚謝其過鴻冥鳳縹其企
想爲何如自古君子之相與固有欲見而不能求之而不應者則夫
一時會面輸心之益未必果能貸夫終身尊德慕義之誠所以先憂
後樂而繫天下國家之重者楊公不爲無功哉公薨迨今二百八十
八年而此書故在餘姚徐氏適購得之餘姚去慈谿不數舍而近文
獻足徵將不止是而已

跋范竇良手帖

宋之中葉尙論世家范氏最盛高平成都八門焯燁角立相望吾鄉
蘭谿之范雖稍後出而學術之正掩於前聞紫陽文公集註論孟載

二范氏其一成都太史公淳夫其一藺溪賢良公茂明心箴九十六
字發心德之淵奧示鄉學之範圍而的然系濂洛之統緒不可誣也
此賢良公與從子觀國手帖其家猶寶藏之然則曲阜之履文貞之
笏豈能獨珍哉

跋王給事射中帖

宋之敵國稱契丹女真然渡江前後國勢有難易故夫邦交之禮未
免隨世重輕淳熙中孝宗臨御滋久誓雪讎恥之志日益拳拳給事
王公實以中書舍人爲賀金國正旦使奉幣北庭囚燕命射意將以
是弱我公一發破的固有以張中國之威而褫旃裘之魄矣于時衆
正在朝四維未殄公一儒臣單車銜使乃能折衝禦侮于尊俎間尙
得謂之無人乎哉此公還次嘉禾所答新舊手帖既喜途中不甚極
寒而又以射中爲偶然其言誠切有味使當引弓抽矢之際內志一
有不正祇以貽辱命之羞示行己之恥簡牘雖存人將唾視之亦何
足以爲子孫奕世之重哉至順辛未公之元孫君起涖官吾邑以帖

示予故予識其後以歸

跋蔡忠惠公談讌帖

蔡忠惠公之於書如孫吳兵法奇正相生不可端倪固當爲宋書第一矣此談讌帖用粉紙作草筆意奕奕入神蓋粉紙不留墨行草尤難也

跋李陽冰篆天清地甯四大字

曹尊師正順傳寶其先世象州使君所藏唐李監篆天清地甯四大字偉奇勁挺宜非少溫不能作矣按是四言出老子下經天清地甯者道之用也充其用則萬物以生而侯王以天下正道固無爲而無不爲學其學道其道之四言者其權輿乎昔李監之爲是書已莫知其所因而象州之得是書亦豈能逆計裔孫之爲是學用是道哉然則謂世間有形之物必有其兆茲可徵矣今尊師將摹本託諸鐫刻故予爲識下方

跋趙承旨書顏魯公麻姑壇記

顏書麻姑碑有大字本小字本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燔毀山中雖重刻已無復當時筆意此趙文敏公自用其體作書虛一真士不以藏之栝蒼名山而因仙都道友聶澹泉之請慨然授而與之澹泉方住杭之報恩觀云將求貞石刻之山中昔方平之過蔡經蓋欲東之栝蒼則麻源栝嶺固羽車龍駕所嘗往來者也安知按行蓬萊不復見麻姑仙爪爬背時耶此亦一仙都彼亦一仙都寶書所在虹氣經天又甯能獨謂神仙狡獪變化而少之耶然則虛一澹泉其皆法籙尊嚴而足以當纂懿流光之盛者耶

題山谷書士大夫食時五觀

禮始諸飲食而飲食之所由以始又不可以莫之思也黃太史平生薄滋味晚歲再竄蜀蔬食終日至斷葷血其知厚味腊毒之戒者矣食時五觀用衲僧存觀之法為君子省察之具一則曰計功二則曰忖己三則曰離過然則道業之成應受此食是為正事良藥萬鍾九鼎夫何加於我哉太史書蘭亭之變此卷奇正相生所謂孫吳之兵

也蓋粉紙不受墨最難作字太史爲之乃更適密此吾徒所以望之而再拜也歟

跋范文正公八帖

三哥節推手簡

歐陽公撰公神道碑言五代之際世家蘇州而富鄭公誌公墓敘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長安公此帖乃云或聞祖先元是藍田人藍田在長安西則五代以上譜亡久矣其謂天平立碑欲訪祖宗文字及先代官告并三哥自傳聞事今集中不載蓋公有此志而未及爲耶三哥者其尊屬也又謂鄉中多不熟地卑使然或回換得數頃高田則婚嫁可以指望于以見公尊祖敬宗出于真誠而它日買田收族之意實權輿于是然則出當盛際而屹爲一代宗臣子孫百世其由來遠矣

許下帖

此行次許下答欽聖帖中云示及省榜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兄弟俱

過省兒子卽忠宣忠宣皇祐元年進士公以慶曆八年由鄧州求守
杭明年三月十一日次許得書正南省放進士時也欽聖不著姓名
亦莫可考而籤題蔡欽聖抑何所據哉

翰長帖

此答翰長學士帖不知爲誰言近以此事謁見今聞彥國之好不復
言之亦甚減憂其先憂後樂之意何如哉蓋慶曆中鄭公再使契丹
和好始定中國於是息兵垂五十年彥國鄭公字也所云邊上乏人
且勉從事或稍甯息卽有丘園之請則公爲西帥時耳至恐門戶一
變有悖出悖入之禍不惟公家子孫所當服膺而凡士大夫皆當寫
置座右以比盤杆几杖之戒者也

朱氏三帖

右文正二帖忠宣一帖皆與長山朱氏文正前帖末題明道二年表
姪延之領後帖題慶曆五年延之領公景祐四年十二月自蘇徙知
潤州明年寶元元年正月十三日赴潤前帖首云今月十七日至丹

陽禮上月日似矣而年與譜頗不合慶曆五年公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後帖云大郎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與他句當兼異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語出真誠不爲矯飾知爲公言無疑蓋公幼孤隨母適淄州朱氏登祥符八年進士第時猶以朱爲姓後乃復范氏及貴乞用南郊恩贈朱氏父太常博士而以蔭官其子弟三人此所謂七哥豈公同母弟耶前帖稱秀才後帖遂稱官人則補官後書也朱氏于公有長育恩宜于死喪患難極意料理動靜休戚必置懷抱至于居官臨滿真須小心廉潔稍有點汙則晚節飢寒可憂更防兒姪不識好惡之戒此其忠厚惻怛之意溢于言間雖子孫世守之可也忠宣帖緘題云尙書右僕射范某外封且識以高平郡公印必晚歲在相府所遣公之父子以忠義傳心一筆一畫皆謹厚有法度視夫躁急如飄風驟雨者爲何如哉

尹師魯二帖

景祐二年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黜知饒州秘書丞集賢校

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職監均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范某義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此二帖皆尹公在郢時公所遣問若日日給外月月有橫費家家如之至於收檢郟酒候送鄧醞合花蛇散和方送上此見朋友有抹卹通財之義而惟君子樂道爲能盡之也其後公鎮鄧尹公再貶監均州酒稅輿疾來鄧以存沒託公則公之于尹可謂生死不易其諒者矣然楊洪二公跋語第二帖是自均來南陽時且以不須與衆云云爲戒今帖中無此語然以動止休勝及報他貧且安也等語則非在均時矣恐此跋非此帖也前帖銜縫有王厚之順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爲順伯所藏順伯臨川王和父之孫好古博雅爲中興第一徽文公與之友善集中載其書問可考也田元均諱况蓋諡宣簡云

韓魏公與徐州孫龍圖書跋

汝南文正公皇祐二年以戶部侍郎出知青州充淄濰等州安撫使

明年壬辰公年六十四徙知潁州夏五月二十日行次徐州而薨時
孫威敏公守徐實爲公治喪具赴告于魏公魏公方再判鄉部遣文
致奠併移書威敏請令幹吏同辦惜一老之不憇歎保障之無人情
至辭哀有篤業時二人之意先是公守鄜延大臣謂公不當與趙元
昊通書請斬公威敏知諫院上書爲辨乃得降知耀州則威敏之于
公可謂有始有卒之知而亦豈私厚公哉此帖今藏范氏固當附之
祭文與之並傳可也

跋蔡忠惠公帖

清溪爲泉州屬縣此帖必忠惠守泉時所作蓋忠惠以皇祐間請郡
便養遂得來泉一尉貪墨於政未爲大害而忠惠猶按發其私曾不
少恕予以見旌別淑慝古之君子未嘗不以之自任提刑司封莫考
其人所謂承制不別狀者按宋制景德中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
朝臣充副以武臣閣門祇候以上充天聖間罷明道二年復置內殿
承制武階官在崇班之上此或其副未可知也觀光以此相示漫志

所問若夫尙論忠惠書法亦何俟予言哉

跋范文正公黃素小楷伯夷頌

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爲之作記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黃素小楷書伯夷頌寄蘇才翁蓋去公薨半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所以仰睇古人而于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攬公之迹可以諒公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茲非其徵乎

跋睢陽五老圖

睢陽五老圖今藏姑蘇朱氏朱氏故兵部郎中諱貫之裔蓋郎中在五老中其次四作圖時年八十有八矣其孫後以金兵迫逐渡江僑居姑蘇聞畢氏世傳是圖遂以地入畢氏而易得之圖爲朱氏物數世尙寶藏無恙而其曾孫德潤復以藝文遊縉紳大夫間世澤之滋于是乎在自兩河失守棄家南徙是不一姓問其系緒且吃吃莫能道况望其寶有先世遺像而尙論其世如吾朱氏者哉

跋蔡久軒書謝丞相遺事

宋有天下晏安三百年固學術扶持之力而小人乘間抵隙亦或藉爲惡直醜正之具元祐姦黨慶元僞學所以誣讎正士銷沮元氣者如出一軌然格人元夫不遏其披猖橫潰之鋒而徐爲覆護圖回之計未嘗不深致意焉嗚呼亦大相之矣徐嘉一蚩妄人而欲詆誣文公售其姦欺使惠正在當時不有以顯斥其非而陰折其萌則貽禍斯文將豈在秦李下耶此惠正遺事出久軒蔡氏久軒親西山先生孫所言宜有考是可以正史氏之失矣予故得而具論之

跋胡古愚鑾坡小錄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孫覲撰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纂述論撰之制已不勝其詳今古愚所次小錄殆孫志也然特備古愚之所經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予願因古愚續錄而有請焉

跋張魏公書心經

紹興二十六年魏公既葬其母夫人還次江陵上書論和議之害臺臣湯鵬舉承咸陽風旨劾其覬望再用有詔前特進張浚依舊永州居住又明年戊寅紹興二十八年也徑山妙喜老人與公爲世外交乃遣其徒了賢自浙入湘問公安否公爲手書此經以贈觀其用筆沈着結體靜深無一筆出離規矩繩尺之外然公初未嘗以書名世特其勁偉之氣充積于中故形之筆畫自然無毫髮之遺恨也賢常住豫章上藍徽文公集有爲賢題魏公帖跋語豈卽此經耶

跋鄭左丞所藏中朝諸老手帖

延祐中上方紹隆文治耆俊在服天下庶幾日望隆平平陽鄭公實朝夕左右彌綸潤飾以成其豐洽之功者也于後公分藩持節久次外服元老九臣懷想不置移書問勞因其簡牘之存固可以想見衆賢和朝之盛矣某疇昔承乏班行嘗得瞻望諸公履寫之末光今幸從公竊觀翰墨於典刑淪謝之後貞元舊臣獨豫齋王公迂軒趙公

與公如大鼎之三趾爲四方之具瞻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
請歌以壽公又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請並歌以爲世鑒焉

題袁仲長所藏松雪翁書洛神賦

洛神賦大令嘗屢書之世傳十三行者以其所見入石非可遂以爲
據也柳誠懸謂人間合有數本則固不止是豈他本誠懸亦未之見
耶此松雪老人所書全篇雖自用其體然應規合矩可謂善學大令
者歟今人觸目贗本一見便疑其非然不知其中固有不可以僞爲
者矣微仲長蓋未足以語此

跋晉卿所得牟方仇三公詩卷

某年長於晉卿而出遊諸公耆老閒乃在其後於時陵陽牟公居霅
新安方公居杭如成都兩石筍之相望人固知爲神物而不可狎近
之也然而公之于晉卿皆能破去崖岸折輩行而交之則二公之鑒
賞豈私一晉卿者哉方韶父劉元益吾鄉前輩而某之執友也韶父
國子進士元益太學內舍生嘗與仇仁近在京庠同業最久且故宋

後皆以詩鳴其貽書介晉卿以謁者固將引而進之於道非有所覬
爲利達計也今五公相繼下地而晉卿與予亦旣老矣然自其時而
觀之則世好之酸醜已戛戛乎不能以相入特未知後是又如何耳
晉卿裝治三公贈詩成卷因識之其末如此

題高尚書畫雲林煙嶂

房山老人初用二米法寫林巒煙雨晚更出入董北苑故爲一代奇
作然不輕於著筆遇酒酣興發或好友在前雜取縑楮研墨揮毫乘
快爲之神施鬼設不可端倪今俗工極意臨摹豈能得其彷彿哉昔
米元章嗜石見輒再拜予所甚愛其能無修容乎

跋張直夫先生所得家樞密四詩

樞密家公之奉使祈請此何如時蓋辭命方申而暹祚已去夷然羨
里之拘痛甚秦庭之哭公之是心知有名義而不知有死生春秋之
用深切著明固一世之偉人哉於時吾鄉張直夫先生亦以太學諸
生從狩京都公一見待以國士雖其言譏曲折概莫能傳而贈言在

紙尙懇懇如也先生之嗣子樞寶藏益謹復爲辭請京兆杜原父用隸古書之繫于其後貫從樞借觀作而言曰夷齊之事於商爲烈而太公謂其義人扶而去之然則公之所以自靖自獻而世祖皇帝之所以函容覆護之者是皆綱常大計之攸繫漢唐末際胡可擬哉公詩四章其一雪山辭也著歸潔之意與朋友共之其屬望先生則誠在矣宜樞有以表見之也

跋葉南康撰書俞果齋先生墓誌

果齋先生學足以致用而漻鬱勿偶一時牧伯之賢欽其行義至則款門願交如陳蕃之於徐孺子李及之於林君復亦足以表世而厲俗矣葉史君其高第弟子也實爲製文銘墓且卽書之揭德振華不其至哉然予于史君則重有嗟焉使其晚節有以自靖則手澤之存雖與魯公同諒可也嗚呼悽矣

跋仙都府君王公手書碩畫

昔仙都府君讀資治通鑑取其有關於天下戰守大計者凡九則手

書之題曰碩畫藏于其家時則南北分裂畫江自固時也其後魯齋先生發篋得之裝池成卷識夫爲學之大用固在於此一道相承將以推之事功豈曰呻吟佔畢之末而已也自淳祐庚戌裝池迨今元統乙亥閱世八十有六而貫始從其家借觀撫事變之滋異攬遺墨而興嗟則夫新亭舉目之感又將若之何而自已耶

跋歐陽公二帖

此歐陽文忠公二帖用澄心堂紙作書舊藏起居舍人范公家今其六世從孫俊出以示貫因與京兆杜原父同觀貫前後見公集古錄跋尾眞迹百十筆意轉摺與此脗合無二况杼山劉公南瀾韓公平園周公丹稜李公石湖范公考覈歲月審訂交游一一詳具正公在西府時所作杼山定爲答蔡忠惠帖帖中頗有殘缺賴平園題語尙足證也後帖所謂吾儕言難取信蓋各自有病痛固所以深砭忠惠而亦前帖用快太過之意不寧二公將百世之下誦繹其言者寬鄙敦薄庸有已乎范氏之澤積久不泯又可因是而概見之矣

跋中書舍人潘公與方新州帖

里中方祖茂字仲實家藏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潘公遺其祖新州太守手帖一紙由新州初益爲徽州祁門主簿將之官時所得其言當官唯廉勤不苟爲上不患人不已知又謂老夫起白屋歷任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然俯仰無愧忤正自可樂蓋舍人公與蘭溪范少保爲媼家而新州范之自出又壻其家愛之深故戒之切也予忝桑梓晚出多及與潘方范三氏子孫游今去之二百年而子孫之出于三氏者往往尙皆以詩書傳業祖茂又能寶秘此帖視如曲阜之履文貞之笏則其世澤之滋有引勿替徵之於此吁可信哉祖茂距新州五世其從父兄樛實爲請題故書以歸之

跋舊本瘞鶴銘

銘在潤州焦山下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故不復得其全文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况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真以爲况至董道書跋則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

號華陽隱居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日壬辰日甲午則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弘景以天監七年游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爲作傳卽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又謂往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今按此闕三十四字而八字不完又當考求他本或質之崖石庶得其真耳

書癸本易程氏傳後

易程氏傳版本惟癸學舊刻經東萊成公校定最爲完善皇慶癸丑之燬版不存矣而故家所藏亦多散落予舊有是本携至京師因與臨川吳先生四明袁先生談次及之異日吳先生請用他書貿易予曰何用易遂舉以歸吳氏南還求之數年不可得且託張君子長從朋友借本校正亦不可得至元丙子秋至城與子長會重言及之子長忽曰前是數日有人持是書詣子求售視其卷有服膺齋官書印意其爲州學故物以先人嘗爲教官懼或人之議吾廬也故辭今當

爲子謀之明日子長以書來予其直統鈔十楮歸而卽用故紙裝潢
示存古之意焉今讀易者必曰自程氏計其梓行於江浙閩楚無慮
數十本大抵取便紙墨易於轉售魯魚亥豕隨閱隨得承訛踵謬襲
爲故常成公所校本文公素所稱善學者何自知之而予獨拳拳求
索今茲偶得以爲厚幸其與俗好異焉例如此識于卷末示吾子孫
其勿輕棄

蘇長公書登州海市詩後題

右蘇長公書自作登州海市七言古體詩一章凡十二韻集有小序
而此不著登州岸東大海每春夏之交於波濤晦靄間見城郭邑屋
樓臺觀闕參差隱見而人物車輿騎從裨販之類往來雜遝不啻通
都要區之突出乎前里俗夸言海市以爲異餘時莫之觀也長公以
元豐八年八月自陽羨起知登州十月十五日至登二十日召爲禮
部員外郎念奇觀之非時而茲遊之莫再乃瀝誠致禱于海神廣德
王之廟明日見所謂海市如春夏焉因作詩紀異視昌黎公之謁於

衡嶽不亦異體而同符哉儒者語常不語怪海市之云涉於奇詭佛言幻境豈近是耶然則盈天地間一氣耳其屈伸消息固有忽然而成形亦有窅然而莫知其終始者矣海為歸墟魚龍物怪何所不有則夫翕是百物之精而使光景變化隨感隨應為城邑樓觀為人物車騎尚皆神之所為而造化之迹也黃太史云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神物亦愛魁礪之士乎此足以明長公之心矣夫奚疑哉

題朱文公手書二詩後

此二詩與寄高遂不類常作文公謂為李後主手寫詩而不明其何人所製雖書贈叔昌要必有所為矣文公以淳熙八年八月改提舉瀾東常平茶鹽命既下乞奏事之任十一月己亥見上延和殿遂以十二月戊申視事叔昌諱景愈姓潘氏文公嫻家吾婺人當文公趨朝道經蘭溪叔昌追送于釣臺一時崇論宏議必有及于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而難言之者故書此以識其感然以跋語所舉弘景之詩之意而深求之則亦可以概見抑後主既書是詩偉矣而復以無生

渾茫者忘其溷其爲商鑒何如哉况今又後之數百年豈道學卒不可明而人心卒不可正也歟予於是而重有慨焉

跋潘默成鄭北山二先生帖

中書舍人潘公宣政始用而以言議一忤於宣政紹興再召而以直道終忤于紹興風節嶢然繫乎天下之望矣晚歲退休里居與資政宣撫鄭公以名誼相尙爲忘年交鄭公帥蜀數年受誣秦氏卒斥死南荒而潘公已不復見然則二公之所以自靖自獻於剛毅直諒而不同者豈不足以增吾鄉邑之重哉此卷二帖前一帖是潘公居里時答友所作後一帖則鄭公在益昌時潘公常貽書問候此其復簡所謂記念拊存欽佩不忘者其相輔以仁相勉以義必非世俗浮夸溢譽之常言前輩交情真切懇至尙可以爲攬古者之一鑑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况翰墨猶存典刑未泯予其無歆豔乎

題重摹唐本諸葛忠武侯像下方

右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重摹王齊賢家朱文公所識本齊賢姓

王氏諱師愈丞相魯文定公從父文公作寧菴記所云侍講王公是也諸子卽謂伯海兄弟伯海諱瀚卒官主管仙都觀是生魯齋先生其家寶藏忠武侯此像錦標玉軸極其潢飾之美矣魯齋先生自少獨慕忠武侯之大節至摹此像刻石齋中比年子孫不振以像歸富民而石亦敝剝予嘗卽家訪得之搨致數本旌德令劉君粹衷與予同有嗜古之癖因以其一寄之粹衷愛其名筆而惜其漫漶不眞復求善工移眞縑素寄書請題按文公撰侍講碑文敘其學出于鄉先生潘公而受易論語說于龜山楊公令長沙日汶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因得遊從講貫則從子駒借像臨摹而請敬夫題贊蓋是時也文公于慶元乙卯題辭謂子駒劉丈而兄呼齊賢兩家夙有事契故親之耳是年初改慶元距三君子之亡已久又四年而山頽梁壞公亦已矣忠武侯有佐王之才而時則不偶有經世之略而用則不究乃其所立之正所志之大則自伊傅而下一人而已像傳于唐要有所據卽而觀之所謂有儒者氣象而庶幾禮樂者尙可概

見於茲藏于子駒臨于齊賢而宣公贊之文公識之其以是哉然則粹衷其亦知所慕乎謂世變日下而無有聞風興起焉者則吾不信已

題唐臨吳興二帖

臨書昉於右軍而滋盛於歐褚惟其過之是以似之耳於時諸葛政馮承素趙模韓政又專事蘭亭其後臨學之家稍稍相沿而起今蘭亭及鍾王郗謝諸帖臨本猶有存者然鉤摹響搨又各殊品鉤摹以填白易失精神響搨非至精至熟則不能近之此吳興二帖方圓轉折應規入矩出於能筆無疑鮮于公謂得之駙馬都尉楊氏楊氏摹李和文王晉卿之爲人好蓄法書名帖嘗臨其家所藏真迹銜幅識以副駙書府印刻之第中之清讌堂此蓋其未臨時本也鮮于公官婺時與成齋王先生爲文字交故輟以贈之而自著其所出于後神物亦得其所歸哉使留之困學齋中則六丁亦取之上天矣予從雲卿借觀因爲二帖志喜如此

題劉原父書莊子秋水篇

昔子讀歐陽公集古錄知其所記古器物形製量數篆刻字畫必經劉原父侍讀反覆論辨而後定原父之學不可及矣而其翰墨世少見之今觀鄉相魯公家所藏原父手書莊子秋水篇大約字盈千餘筆墨鮮潤楷法豐美出入蔡薛間信一時書苑之珍哉原父初以蜀烏絲闌作書魯公所得特臨本耳亦且餘二百年優孟之似孫叔敖以其形似有不可揜焉者耳亦孰知相馬之法固當求之驅黃牝牡之外哉

題坡翁書寄鄧道士詩

此蘇長公寄鄧道士詩作於惠州而書於容州蓋遷海南時也猶子遲者文定公長子湧泉先生紹興中守婺愛其山水清淑因留居之婺有蘇氏寔始于是是詩空海念公得於吾婺其爲湧泉家物無疑但不知空飛無迹與少林壁觀法有同有異否空海其有以復我哉

題宗忠簡與妹婿朱主簿昉帖

題子長作謝太傅王右軍畫贊後

世言晉室崇老莊尙玄虛公卿大夫以清談相高卒至于蹙國短祚而王謝二氏尤爲人門之望尤不爲公論所貸者也嗟乎以是而論一代風俗似矣而人物總論固未之盡律以吾孔氏家法則夫優劣可否庸可置而弗論哉以謝太傅之沈識雅量桓溫沖玄在其併苞翕受之中一談笑頃操縱闔關之而彼固莫之知其籌策爲何如乃若王逸少之忠規清裁料殷浩不足以協和中外重計安危先事進誠而深以據形勢消亂萌爲制勝之一機逮其誓墓不仕此固高世之節謂軋於王述恥居其下則淺之爲知逸少矣比安于導文雅誠若過之而謂逸少惟以書名不幾於藝掩其善者乎必若吾文公先生之言安固有心中原然亦爲清虛所絆展拓不去千載之論至是定矣予困吝中子長佳友時時以文字相激發近復以所著太傅右將軍畫象二贊寄予使寓目焉子長之厚意其將有益於予予願曷足以當之哉昔予考覈人物而以爲晉之清虛其究殆起於季漢矜

尙名節之徒知以名檢自勝而不知其流遂至於是而莫之止也嗚呼安得中行之士而與之論中庸之道哉因併諭之子長儻然之乎

跋趙文敏帖

往予在京師從文敏最親且久竊嘗有講於書法曲折蓋書雖末藝而必以學爲橐籥識爲機括而區區求精於筆墨之間者望造其闢域難矣蓋文敏之書根於英姿敏識而成於清機絕鑑非可以一蹴至也猶記寒夕宿齋中文敏談餘試濡墨覆臨顏柳徐李諸帖旣成命取真迹一一覆校不惟轉摺向背無不絕似而精采發越有或過之予問其何以能然文敏曰亦熟之而已然則習之之久心手俱忘智巧之在古人猶其在我橫縱闔闢無不如意尙何間哉戴生良巖好書而未知其方故以文敏一帖遺之而薦其所見聞者若是生其卽是有發則予莫之知也

題倪生蘭亭二十本

貞觀間蘭亭始出趙模諸葛政馮承素韓政實專臨搨之事而褚河

南虞永興諸公又別臨之乃若蔡君謨薛紹彭黃魯直米元章之在宋尤以此爲博雅中一奇事定武本最先入石而於其間又有肥本瘦本五字損本不損本之異自重鑄別刻相望而起歐六一集古錄跋尾凡九首而尤有取於蜀寶月本畢少董家聚古法書蘭亭本多至三百賈魏公亦數十本如玉枕則以燈影縮而小之者耳世之考論蘭亭以生注蟹眼懸針金龜八字細疊杵痕決其真贋是未必然臨書如傳神寫照區區求之形似抑已未矣昔子嘗從縉紳先生備論茲事因倪生仲權以此卷相示姑卽其所聞試一諗之

跋文長老所藏曹泰宇戴帥初詩

藥師奉化名寺有大沙門經公畢萬通天台教觀有文而不自耀今萬壽華國文師其上首也經公少從其鄉曹泰宇先生學而及交戴帥初先生二先生常往來就之游息以經公之雅裁好賢無斃故也泰宇不娶無子死所爲詩文多散軼帥初最得壽其藁卷稍有傳者此卷華國所次泰宇一詩尙其遺墨帥初二十五詩則經公得之所

見而手錄之者耳其末繫經公律絕五首雖楮墨不完手澤所在尤
可以識象環之感矣予不及識曹先生而曩時聞諸戴先生固已知
其爲修潔博洽之士觀戴先生所作哀詞又知其論著諸經悉有成
說疲精耗思於斷編殘簡之中而不能貽之永久此太史公所以必
欲真之金匱石室藏於名山以待後世豈過計哉于是戴先生下地
且二十年前修浸遠後武亦稀雖近在州里語其姓名或吃吃不能
答者有矣華國叢林宿德乃能慨想遺風圓融義際使茲文句幸免
湮墜以克發揚先美存十一於千百抑賢矣乎

題趙龍潭草書坡公赤壁二賦

自頃浮沈班綴頗嘗講聞中原文獻之緒而龍潭翰墨獨未之見今
此卷赤壁二賦艸法森然自旭素閑栖而上訴芝靖寄方圓平直於
振迅凌厲之中泰和盛際其流風遺韻尙彷彿目間也然疑後賦未
幅十三行筆勢散緩如驅六州塞下之兒寘之王謝子弟之行周旋
步武自覺蹙然失措要之碧落碑詎容有贗本哉

跋楊文元與劉子固書

右楊文元公與劉子固縣尉手帖一紙今藏劉氏家紙墨尙如新蓋公坐僞學黨久斥起爲秘書郎稍遷將作少監留官京師子固其里中子初筮爲尉致書通問於公而公小楷細書以答之無一筆少縱且以皋陶之兢業曾子之戰兢者深寓期勉之意則知公心學之正造次之間純明儼恪如臨君師雖尋常小夫竿櫓必致其敬謹又以見平居接引後進豈是中和之所著見者如此想其一時感發興起爲何如哉然則子固亦必有以當公飭厲之厚而無媿者矣三復降歎而以其帖還之劉氏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

續金華叢書

行狀

故宋迪功郎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爲彭城之宗譜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爲劉氏譜要爲有所證矣初繇三衢洞山峽口徙家婺之蘭溪三峯桐湖者諱陳下逮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元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迪功諱明偉紹興初以耆行賜爵又徙蘭溪桐山山下而其羣從一姓有曰某府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若父嘗患疽齋禱於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於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爲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祠府君子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昔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繫之以是名耳迪功子二十一府君諱澄生三子生業益裕能以禮法自範

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主爲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
終身教其子至於有立長子千八府君諱世臣于先生爲祖蚤孤而
能宅心經術出游庠序聲稱籍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散翁諱夢
先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尙嶄然祖母唐夫人尤深訓程之雖屢從
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充茂翁實啟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
生居其三將震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而眞
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殆得男也耶歸而
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
非學者名歸而稟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
卽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君諱琳因欲命
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往爲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闈補
郡博士弟子員堂試屢古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
先生反自悔其所爲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書屏舉子
業不事取尙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卽覺前義之淺時王君

相字元章幼爲童子科學問詞章望于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爲之介年二十三乃卽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巖王公泌敬巖名監司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元先生亦曰曩嘗獲觀五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爲令兄也元章卽爲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先焉今欲請教于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柏而受其業焉初見請問爲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以進于北山之門既定東嚮之禮復起言所以仰慕之意且歷敘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先生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爲人併以爲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

知學非身外物矣時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嚴歸宗之命間以問之
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正宗緒夫亦奚
疑昔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既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
怨乎之問夫伯夷叔齊夫子以爲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
其心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之正何爲不安其議遂定歲在辛
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病革命卽歸宗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
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
闕失亡幾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爲之服齊衰期以報變而適
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于學凡天文
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
出遊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擣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迨
其阨危乃思其言之有味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于
用矣歿郡嚴先生舊隱處故有釣臺書院宇棟雖具誦絃久絕郡守
雅聞先生之賢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將修文憲土蔡故事

其書曰此邦之士知尙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能貸夫利欲之
汨沒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而張雅道況其地靚深幽叟士
習于此果能專一其志向而以讀書修業爲事其于觀感興起之誠
有不能已先生倘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少哉先生
感其言爲之一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攄發仁義之奧而
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學真足以動夫人也于時宋將改物兵燹
乘之所在釋騷先生之居尤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中驚
悸稍息則上下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嘯詠而是心之泰然
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之也久之始歸就寧字州黨之間頗知宗
不羸糧景附躡屨雲從戶屢常滿而以禮爲羅闢塾延致惟恐或後
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切爲人卽有餘
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註必有疏文公之于論孟製集註多因門人
之問而更定之其問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
非要而略之今皆爲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孟攷證乃

若大學文公既爲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尙有疑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爲疏義以暢其支申爲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所注尙書章釋句解旣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眾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脉絡通貫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緒同闌之外曰尙書表註而自序其述作之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沿不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

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不正文字七百餘事號口中文尙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于朱子旣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故失之憾予茲表註之作雖爲疎略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

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
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
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
中又各自爲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爲之反覆玩釋
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
猶爲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
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
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丞劉恕
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于聖
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于而難贊夫子因
魯史以作春秋始于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
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
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
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

春秋有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資治通鑑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旣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徽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旣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其絕稟濟之精識得于義理之涵濡而成于踐修之充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註以服襲儒先識鑒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凡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爲浚恆之求深鉤其玄探其賾而不爲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久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飫之域迨夫晚

暮意篤見疑心和體舒所發皆辟益所趨皆寬平于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不冒大和之內而無回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干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已久與之居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止肅襟造請方羣疑塞胸膠轄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固吝消亡隱嘿軒露如人有疾疢察脉製齊適其浮沈滑濇之候而中夫攻慰補瀉之宜動悟字格不俟終口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礪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篤于分義先人後己終始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夷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爲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定何公何公之學得之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于正如御一車以行大遼如執一籥以節眾音和鸞揚鈴聲律度數駘

合潛通無弗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自以爲得之之晚而深啟密誼左引右掖期底于道雖孫明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是過也然文定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嘗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爲之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之救卹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爲之議曰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襴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皆用之生絹鉤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服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全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有存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爲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爲深衣之布深衣之

麻自司馬公子朱子皆云用極細布爲之則深衣之布用紵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旣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爲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經于冠可也加麻之經總麻之經也今用細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紵可也所謂疑衰者擬於衰者也文憲方與治喪者首遵用之而先生因亦有考於深衣之制爲之外傳又若干言焉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不可闕也先生生于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大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穎次頴次頡頡有志子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居仁山之下文定爲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爲農田百畝土農夫食九人土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有肥磽力有強弱予力貧體弱不能爲上農之事庶

幾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中不能爲爲中次亦可矣故命曰次農
先生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卽葬仁山後隴所著書有尙書
表註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註考證通鑑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
詩文又若干卷藏於家而曰昨非存藁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
也曰仁山新藁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藁者丙子以後之
作曰仁山噫藁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
望歛自壬辰哭子之感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
確守師傳參訂訓義于易大傳本義啟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
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諸書商推考訂之所及取
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敘而類次之名爲發揮已與諸書並傳于
世矣而若文公成公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爲宋之
一經而顧未有爲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爲近思錄發揮未詮定而文
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鈔校正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
且爲製序而屬之文定之孫宗王先生歿時凡所著書僅僅脫藁而

未及有所正定故悉以授許謙謙尤能遵稟遺志益加讎校今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祠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于何王二夫子矣自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程張邵五夫子重徽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麗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變龜龍麟鳳之蓄不多於鴟鴞蛇虺之羣章明開拓之未幾而蠱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爲闔闢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爲學術消長之候道南之學肇于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于分崩離析之餘者既悉刪之正之以還統體之全而傳註訓釋之混于得失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公提綱挈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攬潛思終于眞積力踐行

著習察之幾卽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卽精義入神之妙世
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
什百而文肅黃公獨得其傳顏氏之無所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
自來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真實刻苦之訓而文憲王公
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可以
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
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充之於已者也盤溪文定
所居
之步趨歲寒文憲
堂名之講切立志持志之訓謨嘯嘯道腴而游泳聖涯
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雖進不得爲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
州平徐元直之知爲偉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爲陶元亮之任運歸盡
而其所願爲魯仲連張子房者尙瞭然而不誣也簞瓢樂道著書忘
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資之重哉
一世之短千載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方何王
二氏之鳴道于婺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庚者年輩差先于先生

而文憲蓋嘗引以爲友學尤邃于經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文憲狀
之文憲之行通齋誌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奚屬
哉貫實單弱早歲因緣父友幸嘗洒掃師門而少長屢遭家難爲貧
游仕有志弗強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弟子之業罪也何言許謙
益之年長於貫而屑與之友先生之有望于謙與謙之足以承先生
之知貫則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貽書趣就編簡而謙亦未嘗不以
是事爲已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誠後死竊將以是自勉而謙之子
元乃以先生之子類之請竭蹶來山中屬筆於貫實雖不敏誼不容
辭於是卽其家求其文關於出處之大要者而敘次之併追繫昔所
逮聞爲行狀一通錄以遺類使白于先生之墓而且以舌後之學者
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淑老而幸際眞元之會曾不得一試而遂以沒
身他日汗青有紀傳之儒林傳之獨行唯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
所以區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門人前太常博士柳貫狀

元故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狀

曾祖伯信宋故迪功郎累贈朝散郎

祖夢炎宋故朝請大夫致仕

父堯宋故承節郎

公諱鑄字希顏婺之義烏人姓黃氏黃維吾婺望宗雖豫章雙井之黃亦由之以徙義烏黃氏家譜有助者復自豫章歸居浦江於太史公庭堅爲諸父行子景珪生琳娶靖康東都留守忠簡宗公女弟始又自浦江徙居義烏生子諱中輔字槐卿號細高居士殖學厲行嘗出遊行都題樂府辭太平樓上秦檜怒其譏已將捕寘于法而居士既潛歸晚以轉運使上其行義當得官未命而卒甥工部郎官喻公良能載其凡行于碑詳焉居士生子諱紹祖紹祖生子諱伯信累贈朝散郎伯信娶忠簡四世諸孫女封安人生朝請公諱夢炎起家淳祐庚戌進士爲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先配陳氏累封宜人次配方氏生承節府君諱堯堯用進納恩補承節郎少以疾廢娶徐氏徐氏奉議郎兩淮宣撫

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初朝請公之姊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
書記王公困金有女歸吳興丁氏而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
鹽司幹辦公事諱應復其壻也於是丁氏屢有子矣朝請公卽命以
其第四子後製其名曰鑄而祝之蓋朝請公與王公同爲宗氏甥而
丁氏婦又黃之自出雖以異姓爲後亦庶幾以義起禮者哉朝請公
旣老公始來後年十六而朝請公歿杭承節府君疾不能執喪公扶
柩行涉濤江歸卜塋域反壤而樹旣虞而祭人謂其知所慎重如是
則可以承其宗振其家矣已而江南內附官府新立州境屢騷故家
巨室困於征求之促數而偏於寇盜之侵凌傾貲破產易若轉掌公
於其間獨能用柔行智隨物順成不泯忍以合污不崖異以絕俗雖
黜胥大駟亦忍不加侮賴是以卒全門戶無墜其先然性本夷曠遇
人無貴賤皆樂爲之傾盡賓客之至其鄉者款門求交則授館延憇
倒壺命飲盡其歡欣往往別去漫不相聞後再見之亦莫能記省爲
何人也公始學治經後從鄉先生更習詞賦不區區求解于道德性

命之說而其制行自與之合中年上下世變得其興衰理亂之故於諸史志傳中紬繹微言披發大義獨深會於心而未嘗屑屑爲人言之作字端方尤工篆籀曰此吾心之範防也平生無厚嗜衣取充體食取充口居常怡怡自得家人不見憂愠之容至其與隣翁野老酣嬉淋漓有晉工之達而無楚人之怨以此終其身之死而不亂亦足以觀其所養之全矣昔朝請公以寄祿官中行正郎值明禋當任一子推與其姪及旣歿乃沿致仕恩補公將仕郎未赴銓而易代餘五十年爲泰定四年始以子貴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身服銀緋優遊仕祿之外又五年得壽七十有五而終公生于寶祐丁巳三月二十七日而卒于至順辛未八月十六日公娶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封宜人生子男五長潛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次溥次淇其二人曰浩出後劉氏姑之子太學內舍生應龜更其名鼎曰滋卽後公從弟灑滋所後父家益落其所以奉公上承賓祭者公一資之女三人長適賈師夔先二

十年卒次適劉咸劉拱辰孫男六人檇樸梓□□女二人其一適
陳克讓其一未行曾孫男一尙幼潛登延祐丙科至順二年由諸暨
州判官滿秩召入詞林其夏扈從北都秋還及冬十二月望訃至京
潛卽日解所居官匍匐奔歸以卒之明年十月十三日葬縣北崇德
鄉三釜山之原在秦孝子顏烏墓北五里而其南一里則朝散公三
世大墓也方潛歸擇藏域相墓者曰維此爲宜而其地則故屬之公
子出後劉氏者矣劉氏子鼎遂奉之以窆凡具塋璧仞竈穴徵工傭
興畚鍤其費一出於潛而不以諉諸其弟潛有祿食故也丁氏世家
吳興之安吉儒林府君之祖諱曄卒官中大夫太府少卿總領淮東
軍馬錢糧父諱伯虎卒官朝散郎淮東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二公
慶元丙辰嘉定癸未進士也儒林府君初筮主南陵簿故公生南陵
廨舍兵後丁氏家廢公往奉儒林府君及其兄將仕郎仁東來爲嫁
其稚妹而孝養府君與將仕終其身春秋家祭則別爲位以祀丁氏
之世曰吾以一身爲二姓祭主禮固如是也吾子孫其謹識之某少

辱公之知遂得與潛定交文字間而皆坎壈不偶於時及潛取世科
某亦濫巾仕版抗走南北垂二十一年歸見公而公方以耆俊爲州里
一鑑乃不意夫大耋之嗟已遽及之去年夏某游浙右潛以書追遺
於吳門告公薨期意將俾某述公之世出行治以告於世之立言君
子取文以表其隧許焉而未及爲今旣復土矣其奚以辭故件而繫
之如右亦用其所知者而爲之義也謹狀

祭文

焚黃祭文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七月辛卯朔男將仕郎國子博士貫謹因便
人南歸令男貞具家饌之奠昭告于先考高郵縣令贈承事郎府君
之靈曰貫德薄能鮮實不肖似偶承家慶忝有位序於朝乃至治元
年秋由國子助教進博士三年春皇上推恩臣下及其先始載定
褒卹之典而賁品在第七於格得贈封父母妻其四月命下遂贈先
考承事郎先妣宜人而新婦盛氏亦封宜人惟吾父早登科級甫從

廬仕而屬當易代卷道閑居蓋栖遲偃息餘二十年不幸不至上壽以終積仁累行生既不享其隆沒猶推其餘以施及於賈所以顯被寵章延昭來裔者若水有源而木有本也糜于官守未能引去謹錄副本令男貞展奠墓下焚燎以告靈其不昧服此異數謹告

先泗州墓焚黃祝文

貫幼而多艱長始知學緣齒士忝冒登朝比由太常博士出提舉江西學校躋秩五品于格得贈封父母妻既至官則以其名列上亡幾命下先考承事府君加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浦江縣男先妣宜人加封浦江縣君恩澤之光照映門祚顧貫何人克遂臻茲是皆吾父吾母夙備全德不享其隆留以遺貫故得幸遭休治之世蒙被孝治之福重封疊寵賚及泉壤豈惟胄胤之華抑昭積累之厚今以善代挈家東歸恭捧命書哭奠墓下并奉錄黃一通章服一襲焚燎以告魂兮不昧服此褒嘉

祭亡室浦江縣君盛氏文

昔我祖姑作嬪令族既壽而儀亦正以續因是有連猶裳綴幅先六
十年亂離刺促我泗州公弗堪荼毒往依姑氏遯于空谷遂與君家
裾聯袂屬時君方髻娟其在目我母曰嘻請婚予欲問年斯同不疑
何卜納采未幾母兮就木逮成配偶生理日蹙跋前疐後左棖右觸
飾無華簪飯止脫粟賴君安之同憂共辱風雨飄搖一燈夜屋顧影
誰儔君績我讀艱難困苦覲沾寸祿隨牒漂流川航塗鼓留撫諸兒
盡瘁鞠育微君自力雛顛巢覆我無他長研味策櫝因緣齒士技等
工祝再命登朝游改章服中從外補出長閑局載君偕往章江之曲
官餐雖薄亦有梁肉看弄三孫嬉戲相逐時節伸眉笑言謾謾小君
之封寵數華縟自君得之如藝斯熟履泰由約藏昭于伏神理在茲
聞者莫燭滿秩來歸因投倦足易著幽貞詩歌適軸期與君同料理
松菊庶幾衰晚各保胡福天既厚之又奪之速俾君不遐由我罪酷
曉案孤憑宵齋獨宿孰視我衲孰調我餼夢啼成魘淚漬衽褥人生
如電曾不轉矚盛衰相尋何有羸縮翳翳夕陰隆隆朝旭究觀其終

種不及陸君以艱生之死不黷斂有棺衾藏有春築見雖未立尙繫
昭穆歸全之義君則何憚惟是貧家動若涇東六易暑霜僅終埋玉
茲卜新阡荆山之麓奉君就窆車已載輶半修在筵別君一哭俟我
同穴斯言可復

祭孫柩文

維至順三年歲次壬申五月己巳朔越十又一日己卯阿翁與汝阿
爹阿孀以家饌祭于中殤童子阿柩之寃曰嗚呼汝果何爲生也又
果何爲而死也汝性非警敏而知務學爲家法習不佻輕而知順親
爲大行其言動頓笑適有類于吾而吾之所以愛汝異他兒者以汝
爲可託以嗣也去冬之十一月汝祖母死汝適店作旣月乃止止而
面目手足稍覺虛浮醫言濕熱在肝搏血所致法當進涼劑用其方
服餌倏進倏退迨今春莫兩脚腕拘攣肺氣滿懣再更醫而證日以
加氣日以微雖藥食交進未輟而忽奄然逝矣吾蓋莫曉其故也吾
幸以文儒忝有位序而家學之重願後無繼大懼不能下見祖父居

閑二年見汝誦書習字稍稍悅可吾意意詩書之脉藉汝以不絕而
疾病侵凌方長遽折使吾衰莫之年重罹此變安得不惕然而驚盪
然以悲也豈吾行負神明而貽禍于汝耶抑汝之父母不當得汝爲
子而反以闕汝之生耶棺斂既周三日而葬于高亢之地汝生于外
家而吾世家于此汝之魂氣無不之其體魄尙歸安此土也一祭而
訣老淚潸然忽不知吾肝腸之如割也尙饗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壬辰門人柳貫
實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其藏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
墓之碑乃以牲酒之奠爲文告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爲之
磷緇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于心而宣于口其最精者
爲文辭徵于辭則有險有易得于氣則有醇有醜若其賦物而寫景
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莫神于詩
雖古人其旣遠尙述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播學將啓秀而揚菲駕方

騁而遂蹶修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爲戶牖以泉石爲弦韋悲天末之
回風折瑤草其遺誰攬物華于篇詠不啻夫纂組繡而噉瓊璣惟游
興之飄飄蓬山巔則水涯暮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于龍雲上下
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已含宿草之悽于是酌飛泉於中嶼之東送
夕陽於冶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晞釣瀨之風漪舉匏樽而徑醉掃
苔壁而留題或登高慷慨或弔古嗟咨或躊躇而徙倚問耆長與遺
黎故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茲鄉閭之一鑑雖年耆而
未衰颺風欬其夕興駟玉軼而驟雲螭卜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
馳迺揭德而振華豈承學之敢私輯眾美而爲銘亦旣瑑於卷石之
碑重斯託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日以示高山
仰止之思雖所用之非據幸松楸之堪依邇仙華寶掌之間有先生
之履綦緬風晨與月夕魄彷彿其來嫉予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掩于
藁裡不揚于列星則蒸爲菌芝眇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尺
親矩矱竊仰光儀悲莫酬于樹劍淚徒沾于主衣爰因爲位之初併

矢心以薦卮來假來寧靈其有知尚饗

祭許益之文

維至元四年歲次戊寅春正月丙申朔越七日壬寅近故白雲先生
許兄益之大葬有期先一日辛丑友弟柳貫馳詣几筵薄陳香幣之
奠侑之以文曰朱子之學上窺聖賢心術之微中啓儒先機籥之祕
稽經誨傳而道闡于有言卽事觀理而學本于自治凡精思密察之
功所以爲眞積實踐之地雖眞樽於衢人人得挹滿而霑醉然尊聞
行知則惟鼇峯獨得其至蓋一傳而經北山之疏剔濬淪義益精而
辭益不費乃年德等差而得之魯齋其前承後引是亦建安之翁季
所謂眞實刻苦之訓藝何嘗判知行而二致方性言之不顯而擣堂
船山之猶未瘁非徒耳受而面承更益筵講而序肄茲寒泉一勺之
多下注雙溪但見其可酌而可厲以仁巖之達識而遊於二老之間
其傳緒之眞固的然歸之王氏之世緬鄉學之重光山爲暉而川爲
媚奈何聖蘊之宗遂厭戎馬之氣兄時弱年展也立志士之從師猶

女之從人必先介而後贅方登門請事之初已得其人于進趨旋視之際曰微是子之粹凝其何以當任重道遠之寄會先生起從祠塾之特招而承顏接辭之素願因得不踰跬而自遂人十其功而已則百之學必至于充類而爲知晝晝糜以加飡夜爇薪以照字披攘典墳采摘訓傳務爲高深宏遠而不墜于習俗之薈翳苟蹈道之弗頗亦皇卹乎室之空而躬之悴於是推其緒餘以私淑諸人而戶外之屢翩其來萃善待問如撞鐘扣有大小而其鳴聲則隨以異虛而往實而歸無不厭滿其心意故周旋動作之形常足以觀端架正護之所自昔者安定之徒亦惟於此有得而足以振聳羣睨然而病寄蓬蒿環堵之居名在方嶽大臣之議或飛剡而上公車或顧廬而勤枉轡乃魏野之莫回豈朱雲之可吏孽駒谷之逍遙祇以興尊德樂道者之一喟瞻金華之古墟炳哲民之遺懿當成公嶷立于東而雲谷有朱衡麓有張若養賢之大鼎聯跗而參時彼一時雖號于專門而究其樂本同出籥章之一吹頃耆艾之淪亡變風作而雅廢庠校至

于喪儀射鄉爲之失位其言僞而辨者又不過沾沾尙口之窮截截
褊心之刺兄於斯時獨能矯輕警惰屹鄉社之長城表斯文之徽幟
以其服之于身者修之家既興於孝而起於弟非元方之難爲兄則
吾季方之德之誠或其有二考大行已若然何致遠之恐泥百年七
十而疾病半之方託餘生於液齊胡爲莫楹之夢遽掩泣麟之袂駭
巷哭之相聞嗟善人之無類雖諸生越有心喪而弔服加麻禮適從
於義制用循踰月之期勉就因山之窆孟子謂所性根十心其施之
四體者皆生色之益睟莊周謂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循而致之未免
行名而失已然則義理之悅天爵之貴兄旣優得之宜乎入此而出
彼若稽造物畀予之隆則有子承宗有書在笥皆足以施澤於方來
而爲傳序不朽之計貫幸甚同門夙承末契自童習而白紛曾靡忘
于兄事雖蒙霧有行潛獲沾於微潤而鞭駑並發難進希于逸驥中
從宦以漂流偶叨承于班綴兄未嘗不爲之喜動于中適郵緘而藉
慰以兄念我之深固將脫略涯分引以自比而我之望兄實若炳燭

之鄰竊餘光之衣被迨倦翮之返栖相德儀之近只而龐公稀入于
郡城鑿齒有時而一詣引短綆以汲深操鉛刀而就礪庶莫景之桑
榆不胥爲小人之歸而君子之棄耒先駕之摧輪寧後乘之無蹟繼
今以往孰砭我愚孰撤我蔽恐恐乎籍湜之莫保其終以自負韓門
之深媿幸工倕之遺則誠底法而未墜臨葬紉以泄哀矢子詞以爲
誄諒精爽之如存尙炯然而監視尙饗

祭袁侍講文

維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冬十月丙戌朔越四日己丑友生文林郎前
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東陽柳貫謹以炙雞絮酒之奠致祭于友故翰
林侍講修史清容先生文清袁公墓下嗚呼哀哉士不虛生學當論
世道泰時亨豈人自致要其所遭有利不利或乘輕軒安行萬里或
取康莊出門車弊當可之時際可之仕有後有先何適非義昔公盛
年蘊靈負智襲和家庭如酌取醴執業師門如琢就器及其仁熟不
績而藝一奮其飛進儀禁遂廿年三入遂掌帝制詞體深醇載振其

靡于時班行相顧易視國老丞疑廷紳郎吏剽裁政典牽引經旨有
考有詢必究必詣史策編摩翰墨遊戲燕許常揚譽無虛美宸眷褒
賢付以史事剪剔繁蕪斟酌義例眾方指目適觀成製逝奉命書還
告祖禰燔燎既修澗槃樂只東第角巾北門綾被何取之廉不視其
履殄悴之悲竊傷吾類自公已而世議日詭孰雅而哇孰黍而稗亦
既十年浸乖往軌休否亨屯吾何望矣貫昔踰冠承公教指麗澤堂
筵句章客寄親仁觀德賴發蒙鄙繼踵登朝幸聯班尾月夕風晨傾
壺寘簋進之席間引以自比泊佐成均公尤助喜乃俾介嗣親子講
肄子何能淑以承公意漠北揚鑣燕南掛鞢談笑交欣謳吟忘寐謂
吾與爾後死則誄弔哭違時子心媿取來拜塋門不見嗣子公神在
天公言在耳雞絮雖微有淚如水嗚呼哀哉尙饗

誄

馬景莊誄

并序

新定故城千峯遺榭有大雅君子曰容堂先生馬君質不去華通不

易介節孝之風刑于其家而儀于其鄉當是時守牧之賢若方公回鄭公君疇阮公麟翁往往高先生之行而以處士之禮禮之章逢者流蓋倚之以爲望者餘二十年子幸嘗介其二子解屢升堂拜先生於席前退而從二子遊如習射鄒嶧之郊秦身工祝之位禮讓興行非一日致然也伯子景莊叔子景仁齒皆長於子故子得以兄事之而其伯叔友悌特隆景仁出接四方賓客入自力於學景莊佐先生經紀家事囊橐細碎有條有理間亦從吾徒遊衍上下窮幽極深又若不縻于世故而趨立塵埃事物之表者也景莊未三十時郡守察廉舉孝以其名上之外中書爲署丹陽書院山長以不樂違去親側棄不就其後部使者屢薦起之辭益力因得朝夕左右視時涼燠調適旨甘致其養以承其歡昔子過先生見景莊容色不盛訊其故知母夫人病數日景莊肫肫懇誠聘醫製劑必審必諦又數日母良俞則復出聯尊俎如常時其孝愛殆天性也子後客京師聞景仁教授桐川乞告歸省未及家卒而先生春秋高若無以自寧其志者景莊

忍情輟泣開析至理先生雖強爲寬析而思子之悲終戛戛在懷閱
三年年八十五亦卒然景莊氣完而貌厚養深而守固予意其將平
格老者無疑也泰定三年予補外南還則聞景莊以前二年甲子之
十月十九日死矣年六十一耳盛強者或不能以必壽而衰羸者乃
更以自全是豈理之固然耶景莊諱元椿娶賈氏子男三泰之申之
翼之泰之爲武昌路儒學教授孫男六說詵詵誌詮諮孫女四曾孫
男女各一馬氏本出扶風而自常徙睦族望尤著宋兵部侍郎諱大
受生通判漳州軍州諱昔昔生迪功郎諱友諒友諒生容堂先生諱
洪迪功於景莊爲大父矣初兵部弟禮部尙書諱大同與徽文公仕
同朝以政學相引重而迪功復沿世舊往受業文公高第弟子黃文
肅公之門當文肅修定禮書時親承講貫問學淵源有自來哉惟其
識夫大者遠者之不可以一二紊故能不以富貴蠱其心科舉累其
志蓋至于先生再世而禮之教行于其家者粲然矣則若景莊之不
爽其承以自淑其身又可不謂之能子哉世之人常知按學問以求

君子而不知君子之盛有出於學問之外抑觀其所受而可知耳泰
之將奉景莊之喪葬匯湖先塋之次馳書告曰與我先人遊今而在
者非子其誰子可不爲之一言乎予既重茲交誼乃濡涕爲詞西向
以誄于其神焉誄曰漢萬石君以孝謹稱由奮開之而建是承曷用
承茲其究不矜簡易維行進止維恆有服于躬匪學以能僮御訢訢
循規蹈繩使暢其風大猷可升東睦之墟小阜大陵發祥于人美輯
粹凝馬氏儒門世德烝烝匪前孰引匪後孰憑作之述之其培日增
方時淪汙禮壞樂崩維克思誠仁讓迺興其興伊何一家閔曾有大
斯立諸細曷懲斂手足形以免兢兢有封斧堂有薦殺齊惟君子世
累善如登相其家書刻在簡繪厥猷載之訓于來仍我昔交君謂我
其朋君今已矣撫棺莫磨矢辭作誄匪說之勝百年飄風變滅相乘
斯文在焉其尚足徵

一啓

賀李彥方除廣東廉使啓

伏審自淮易節踰嶺建臺聽履上星辰久俟承明之人衣繡立霄漢
重煩直指之將雖云歷級而升固亦選賢而授蓋臺憲爲兵民之司
命而嶺嶠制蠻服之扼喉唯不盡乎方伯連率之蕃宣乃申寄夫祥
刑使者之按舉持戟失伍果豈無其人哉求牧與芻必有任是責者
肆時猩嗥而鼯嘯不過蟻聚而蜂屯何煩屈致於兵符正可究觀於
民瘼誰言潢池弄兵之赤子未易革姦我謂周原攬轡之皇華居然
成化暫勞按部卽奏安邊恭惟某官比義具良史之才主靜存仁者
之用謀王斷國是養其氣於至剛立教正人心納斯民於兼善自試
金鑿之初步共窺繡線之奇胸揆藻立供奉班遲遲漏點簪筆登御
史府烈烈霜威更嘗太學之藿鹽緒正曲臺之禮樂將徧儀于朝著
過寓直於寶儲奎閣然藜引中天太微而上樓船下瀨乘北風爽氣
而來凡而閩區越徼之所經詫若張綱范滂之再見吟酣芍藥瓊花
之句需題扶胥黃木之碑鷄鵠之集魯門何至用諸侯之饗蚌蛤之
還合浦祇以形廉士之歌酌泉而我自不貪問俗而民交相慶竚見

崔苻之聚胥爲襍褻之歸昔周茂叔之始治是官訊獄每先于洗澤
乃呂獻可之薦更外服愛君深繫于隱憂此皆名世之眞儒亦越爽
邦之哲匠是本之豐者未必遂而積之厚者用必周人惟舊而非新
瀛洲有眞學士道將廢而有命龍斷彼賤丈夫顧勒成巨唐一代之
經必敷求司馬二正之策矧明詔方勤于修纂而前聞尤務于蒐羅
作世采章須公筆削某爲寮學省受服民編重末契而下交竊餘光
以自耀鷁舟沂澗有躋經從豹隱在山靡皇賓餞僂指鴛行之舊傾
心燕賀之私惟不廢于緘滕因併承于寢餼梅華玉節踰瞻蜀使之
躔茅屋石田甘老杜陵之曲有懷歸倚莫罄言宣

賀張希孟除禮部尙書啓

伏審疏寵彤廷陞華紫橐郎官上右方參宥密之謀尙書後行遂主
儀文之事豈止朝紳動色將令儒服增榮竊以庸禮而謂我卽天命
卿而猶歲統日秩宗詢四岳蓋自古以允欽祠部總五曹亦因時而
始制惟品式采章之數有討論煥飾之功此豈迂闊于事情要以彌

綸于國體矧大比賓興之伊邇而斯文柄任之宜專考其行而不掩
焉尙古人之獨見觀其辭則過半矣抑知者之深機賢才或由是以
朋升陽德亦乘之而主泰故反汗適彰于渙號乃改絃必貴于和聲
偉哉喉舌之司萃此精神之運恭惟某官海岱英氣星斗純芒泱泱
大國之風得諸樂本飄飄上林之賦自是仙姿供奉于貞元朝士之
間醞藉出建安才子之右方執簡登圓丘而議禮泊援毫入西掖以
書辭至今獬角之威好在鰲坡之藁曳履徑躋于法從舍香初對於
禁塗大蘇公素號詞臣不負向來批勅之手歐陽子再爲座主盡摠
平生愛士之心使蝮蛇無復獻謝則鳳麟自然薦瑞顯受進賢之上
賞是名報國之忠誠余豈負官蓋昔爲貳而今爲長時不舍我猶前
有疑而後有丞行矣陟庸企而延竚某情深賀燕迹後登龍兒子同
遊要亦在門生之列丈夫未遇豈無望國士之知慶臆誠陳敷言則
淺

代同門友上許左丞謝解啓

伏以右文初政下溫詔以興賢左轄眞儒妙洪鈞而播物遂使操觚之末亦叨充賦之榮化地深恩私門厚幸竊惟文章與時消息禮樂待人興行自成周論士而來洎先漢設科以始傳之經術莫非明道正義之言證諸事爲壹是尊主芘民之學亦嘗究觀歷代之良法未可諉爲異時之虛文徒令談者之紛紛見謂儒生之破碎非特達遭逢於盛際曷庶幾鋪繹于宏猷噓六籍之寒灰芻菑古訓蒐百王之墜典上飾天明肆時鄉閭先德之求猶昔學校貢英之意如某者少而辛苦壯益漂流間因麗澤之講摩竊窺考亭之述作主人謝客笑爾五窮小子學詩慚予多識願言志永歌而已豈授政尚對云然至若相如靡曼之辭與夫公孫愚戇之策一燈夜屋雖嘗弄翰以娛嬉萬棘秋闈胡直棄兵而鏖戰聊以此而困造物豈憐我而拔泥塗置荀伯於在三何嫌小却如趙咨者有幾已媿先登奪標到手以若驚濫吹及門而實懼茲蓋伏遇某官單傳正學密贊化機師保萬民備悉彌綸之盛忱恂九德獨持監裁之公是以識之審故擇之精所謂

樂其善而忘其勢蓋親得于厦旃之至論匪徒專乎筆削之微權辱
此兼收豈爲殊遇某敢不益磨頑鈍仰副陶成科舉利祿之文姑爭
驅于場屋道德性命之學敢有味于淵源抒謝情深敷陳語淺

通高副提舉啓

伏審寵疏宸綍光領儒紳禁路雲霄直希蹤于峻武泮林雨露乃屈
意于斯文蓋司存獲引重之榮則老我遂蒙成之幸輒抒衷素併闢
前旌恭惟某官言有樞機學無雕飾方七分說易拓開心上之經綸
及一名薦書掇取彀中之科第顧何嘗以成已爲德徒自詫其獵較
從時歸乘半刺之車仕得初筮之吉曲江宴幕排銀榜尙春色之沖
融廬山飛雪灑石砭更塵襟之燥淪越三載如始至方千里猶一家
屬聞臥轍以興謠已復問鈞而作賦出門西笑共期直上于蓬萊懷
綬南旋未免低回于菽水雖大鵬有六月之息然神龍無百尺之蟠
惟江鄉均視枌榆是楚材實生杞梓比乖涵育端俟封培觀魯侯之
旂云將至止問齊人之戍已迫踐更戒導從以肅驅載殺香而偕往

右浦江柳先生文集二十卷卷中所錄古今詩五百六十有七首雜
文二百九十有四首初先生爲文多不存稿年四十餘北遊燕始集
爲書名之曰游稿及官成均轉奉常則又以職司名之曰西雖稿曰
容臺稿出提舉江西則又以地名之曰鍾陵稿自江西退而家居則
又以所居齋名之曰靜儉齋稿間嘗西游吳中則又以游名之曰西
游稿游而歸休日對烏蜀山歎咏自娛則又以山名之曰蜀山稿未
幾召還禁林述作日益富尙未名稿而先生沒遂爲人乘間持去今
所存惟七稿濂與同門友戴君良定其尤可傳者序次如右以先生
官至翰林待制也通名之曰柳待制文集云天地之間有至文焉相
軌而生相錯而成其昭著蓋無時而或熄也故觀乎朝廷則制度文
爲聲明采章秩焉而有序觀乎宗廟則鐘鼓相宣籩豆靜嘉煥焉而
有章觀乎軍旅則隊伍嚴列旗纛精明肅焉而莫犯觀乎政司則出
號施令舒陽慘陰凜焉而可畏觀乎庠序則禮教修閱上下洽比穆
焉而相親凡若此者皆至文所寓未易以一言盡也惟能觀夫會通

則其精神之所流布往往凌厲奮躍不得見之於功烈必能宣之于辭章此古之有志之士所以不出于彼必入于此雖其所成有不同而不隨世以磨滅者則一而已先生素涵匡濟之學鬱而不能大振於是悉歛其英華發之于文震盪汪洋自成一家之言或鋪張制作之休懿或昭明神人之感通或序列兵戎之功伐或開陳善治之所急或推原名教之攸繫肆筆而成其光燄萬丈自不容掩初未嘗區區求工于篇章之間也國子監丞蒲田陳公旅嘗評之曰柳公之文靡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天曆以來海內之所宗者惟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烏傷黃公晉卿及公四人而已識者以爲名言嗚呼先生之於文可謂至矣可謂善觀會通而能宣至文之昭著者矣使先生得大振所學功烈僅施於一時孰若斯文之傳衣被于無窮哉雖失于彼而復得乎此有不足深憾也是集既成廉訪使者余公關命廉侯阿年八哈刻寘浦江學官尙餘古今詩九百有七首雜文二百四十有八首未加銓次濂復同戴君分類

膳爲二十卷題曰別集授先生之子貞藏之俾世世謹其傳焉至正
十一年辛卯歲春正月甲子門人金華宋濂謹記

平洋似效春五日甲午門人金華宋燕麟印
部例二十卷以門似乘受武生之子同燕之外世世繼其爵誥至並

附錄一卷

續金華叢書

元故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爲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諱媯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閣門俞公葵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贊義取以兩文易兩武贊於今文爲貫故公自署其名爲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之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邕成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卽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旣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梧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翺三

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爲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齋兄弟交尤密往來咨扣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爲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又爲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間公不鄙夷其所至日與爲士者敷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

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奇其才
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將
仕佐郎國子助教由助教爲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
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
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爲之折衷廷
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甌茅輕丹搖多致覆溺公請
附以宅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爲便勲戚大臣請謚者三百餘家文穆
山積久格不行公悉爲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侗
爲部使者所劾宅使者力辨甚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子求於謚
議中毋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所以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乃歎
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眾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
有神降于沼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爲神姦能鼓民不治
將爲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
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皆不報丐外以文林郎爲江西等處儒學提

舉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爲米八十石公斥去之後來
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爲新其棟宇聘名儒爲學者
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爲僧所據者三
百二十畝悉奪而歸之宅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
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豐城尸教
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長短交攻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
莫不心服修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
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也南康
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讞其獄鉤擿
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
出者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庇風雨饘粥
時或不給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
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部兼國
事院編脩官起公於家公幡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

禁林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
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閱月俄以疾
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
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
其喪事靈輻南還諸公引紼陳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咨嗟
隕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卣次同次因孫男
三人秬穎穆秬早天穎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韻沈
默局度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
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強
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
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春容紆餘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覈
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
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法善覽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贋晚益沈

潛於理學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文集若干卷方彙次以行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冑監時有同寮之雅故旣爲之銘納諸壙中卣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潛爲之表揭於冢上潛與公居同郡學同志辱游於公最久知公爲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後死者之責也非潛其誰是用弗讓書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爲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宮公生其季逮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其間翱翔後先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堯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訃聞乘化而歸公乎奚憾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述

元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柳先生行狀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胡塘里

曾祖考蘊

妣童氏

祖考補之采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

妣金氏

考金宋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皇元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川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

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

先生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出于有熊至展禽仕魯爲士師食采柳下因以爲姓自後子孫寢盛世家河東宋建炎中先生七世祖鑄始從趙忠簡公鼎自河東遷杭子森復自杭遷婺之浦江森三傳至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縣令金高郵先生父也以咸淳六年庚午秋八月一日生先生於烏蜀山私第先生素有異質雖未成人時卽不苟取嘗隨高郵遊神祠拾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

其求而還之高郵驚異甫及冠遣受經於蘭溪仁山金公履祥仁山
遠宗徽國朱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辨卽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
義多所發揮旣又從鄉先生方公鳳與粵謝公翺栝吳公思齊遊歷
攷先秦兩漢以來諸文章家大肆於文開闔變化無不如意先生曾
不自以爲足復裹糧出見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
章戴公表元永康胡之純長孺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
遺老往往嘉先生之才無不爲之傾盡隆山牟公應龍得太史李心
傳史學端緒且諳勝國文獻淵源之懿儀章官簿族系如指諸掌先
生又往悉受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聞四方矣國朝大德四
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戊申
遷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大山窮絕之境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中先
生皆以詩書變其俗考滿至京中書左丞張公思明一見輒器重俾
諸子師事之當時號爲名公卿者爭相延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徵
嘗語人曰東陽柳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士將被其澤程文憲公鉅夫

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四十
八銓曹以士論所歸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六年己未改
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至治元年辛酉陞博士轉將仕郎諸生敬之
如神明其後散之四方幾千餘人去爲良御史名監司者甚衆泰定
元年甲子先生年五十五遷太常博士陞徵事郎時方承平稽古禮
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先生爲權準古今敷繹詳緻廷議莫
不多之勲戚大臣請謚者三百餘人文移山積先生爲之質行定名
三月皆畢臨江守李侯偁爲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辨其誣後官至
集賢侍講法應得謚其子欲入金沒躡江事先生辭之卒明其非罪枋
國者欲以其祖配享孔子廟禮官承望風旨唯恐有忤先生毅然持
不可事遂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請錫封爵中書下其事
先生以爲神姦能鼓民不治將亂請檄所部禁戢之沅陵歲貢包茆
四十餘甌茹輕舟搖押行吏多沈江死先生建言請損其三之二附
他貢以輸浙東西每三歲更造漕舟民甚苦之舟一滲輒棄不視先

生白相臣建船司以脩治之其當新者聽給沒入贓吏錢毋病民會
有力沮者不行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先生堪任風憲章再上弗報
三年丙寅先生年五十七以文林郎出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龍興
郡學久廢不治先生請宰府新之聘延名儒孫轍爲學者師士風爲
之復振他書院不籍於禮官者亡慮數十其出納布粟從提舉署主
領一員司之有力者常行貨求檄至則乾沒爲奸先生盡罷遣分隸
所在學官提舉朝夕餼歲進米凡八十石皆取於諸生餽稟中先生
謝不受後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黃冠師建三靈廟以侵學地浮屠
據東湖書院田三百二十畝而羸先生皆爲復之葺漢先賢徐孺子
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
焉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也豐城學徒挾姦以持校官短長時
主教者又不知以職自振每用計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
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檄先生讞其獄先
生爲鉤擿隱伏所平反者甚多滿秩而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先廬

數間僅敝風雨而餽粥或不繼先生處之裕如也先生雖居崑壑海
內仰之猶如魯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爲斯文隆替之候風
紀行部必過門承問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生年七十二朝廷更化
徵用老成臺閣近日有以先生名聞于上者於是有旨以翰林待制
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起先生於家先生卽冠帶見使者退謂人
曰吾今幸親禁近得陳堯舜之道以贊太平之治死不恨矣會貢
舉法復行江浙行中書留主文衡二年壬午夏五月至官僅七閱月
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三矣省臺樞府而
下皆來歸賻館閣之士至於灑泣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子博士
吳公師道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喪事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在
成均爲同僚友至是哭之尤哀冢孫頴奉靈輅南還諸公相與陳奠
都門見者皆咨嗟隕涕三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三日與夫人盛氏
合葬通化鄉荆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先十二年卒子男三卣
同因孫男三秬頴穆秬天女一所著書有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

文若干卷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三卷藏于家先生局度疑定燕居
默坐端嚴若神卽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
桀驚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季弟實出爲人
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平以獎進人才爲已任諄諄爲勸誘至
老不倦人有一善播之惟恐不亟士類咸樂歸之讀書博覽強記自
禮樂兵刑陰陽律曆田乘地志字學族譜及老佛家書莫不迥貫國
朝故實名臣世次言之尤爲精詳善楷法工篆籀京兆杜公本謂其
妙處不減李陽冰爲文章有奇氣春容紆徐如老將統百萬兵雖旗
幟鮮明戈甲焜煌不見有喑鳴叱咤之聲若先生者庶幾有德有言
爲一代之儒宗者矣先生旣沒同門友戴良旣著哀頌一篇以洩無
窮之悲復恐先生之羣行湮沒無以顯白於來世俾濂狀之濂雖不
敏受先生之教爲深因不讓而蒐羅缺逸評騭成章以附家乘之後
雖言之不文幸無媿辭它日太常特爲定謚史官特爲立傳尙有采
於此云謹狀至正五年十月 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爲著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嘆公之深於知先生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文以爲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耳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温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之卷舒凝如崖嶂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則家齊以之蒞官則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旣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歷敘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曷足以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爲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游於耆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

也又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
 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
 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曰予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
 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
 之望哉先生之子貞將刻公所著表辭於荆山之阡良因書公之所
 以知先生者附見於碑陰世欲求先生之為人更當有考於斯至正
 十年八月既望門人戴良謹記

文以徵求... 良以... 公之... 表其... 墓... 良... 戴... 謹... 記

柳待制集刻本鈔本有數種一爲元至正十年浦江學官刻本每集二十四行行二十字首集中縫下有陳元寧刊四字前有余闕危素蘇天爵序後有宋濂記其附錄一卷則黃潛撰墓表宋濂撰行狀戴良撰碑陰記三首一爲明永樂四年金華府學補刻本是年教授柳貴檢學中藏板闕百餘正月開雕四月竣工後有柳貴跋一爲天順間重刻本浙江按察副使張和得原本于義烏王汝屬教諭歐陽溥重刻標目上闕第七集卷十五慈慧菴記後闕文十三首卷十二殤孫墓塋誌卷十六瀛海集序卷十七龍氏敘族小錄引均有目無文前增鄭環序後增張和跋一爲清順治癸巳尊經閣刊本是刻前標馮如京定柳寅東編張燧訂取與元刊本互校卷十七少龍氏敘族小錄引一首卷十六少瀛海集序一首又卷八嚴忠範諡節愍卷十二懷州大興龍寺碑錄卷十二殤孫墓磚誌均有目無文附錄文十五首則勅命序贊祭文行狀墓表碑陰記諡議之類其舊鈔本一爲清初朱蔚如所校影鈔元刊本跋稱得自朱竹垞門下周姓客以明

初翻本及國初翻刻本參校一爲雍正己酉謝浦泰自宋蔚如校本
轉鈔後有黃丕烈跋云與天順本互校字跡可十得八九且十五卷
中所闕記後俱全以云元板未必子虛惟增附文十五則刻本所無
江陰藝風堂藏有元刻本卷十四五闕餘亦有闕筴屬饒星舫据謝
鈔本寫補今上海新印四部叢刊卽据此本字迹漫漶處描寫多訛
卷十五目錄慈慧菴下諸題與卷十五所列諸文不符余以謝鈔本
卷十五對勘文皆對題爰据以夏正惟蔣氏懷思菴地主申屠將軍
祠記有目無文新修石門洞書院記處州路學歸田記目與文先後
互易按謝鈔本錄自宋蔚如宋蔚如錄自元刊本何以與繆藏元刊
本兩歧坳錄則据宋蔚如鈔本補入又增宋謝黃柳四跋余此刻以
元本爲主以諸本爲輔漫漶處多依天順順治二本考校其附錄新
增文十五則黃丕烈謂爲元刻所無芟去以存其真季樵胡宗楙